

敬 畏 自 然

回 归 荒 野



牧铃动物小说

荒野的归程 ②

复仇的焰火

牧铃
著



CS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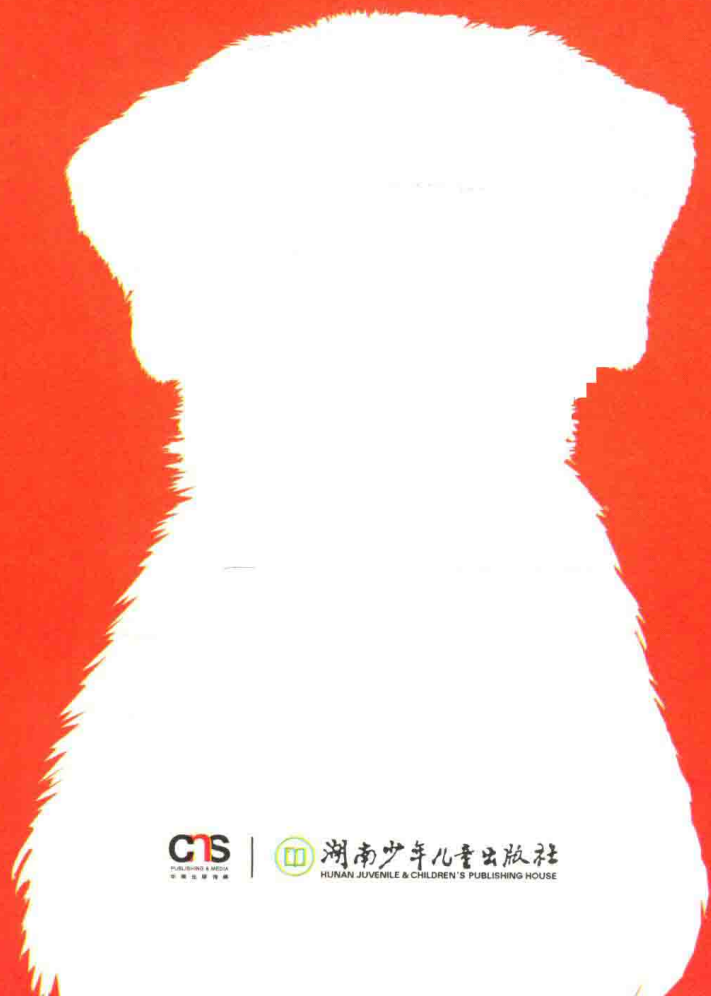


牧铃动物小说

荒野的归程 ②

复仇的焰火

牧铃 著



CIS
PUBLISHING & MEDIA
中国出版传媒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荒野的归程. 2, 复仇的焰火 / 牧铃著. — 长沙: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6
(牧铃动物小说)
ISBN 978-7-5562-2382-4

I. ①荒… II. ①牧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03372 号

荒野的归程 2 · 复仇的焰火

Huangye De Guicheng 2 · Fuchou De Yanhuo



策划编辑: 吴双英

插图绘制: 许宁

封面设计: 百愚文化 张怡

责任编辑: 杨巧 吴岚冲

装帧设计: 熊婷

图文排版: 木兰图文

出版人: 胡坚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(邮编: 410016)

电话: 0731-82196340 82196341 (销售部) 82196313 (总编室)

传真: 0731-82199308 (销售部) 8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
印刷: 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mm × 1260 mm 1/32 字数: 100 千

印数: 1—10000 印张: 6.25

版次: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: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社调换。



目 录

一	恐怖地狱.....	001
二	来自城市的宠犬.....	022
三	沦为野兽.....	044
四	心底的恶魔.....	064
五	又遭枪击.....	091
六	重访地狱.....	10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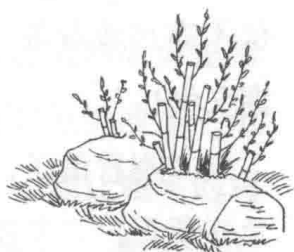
七 生态牧场..... 126

八 建筑工地的不速之客..... 136

九 丑 狗..... 146

十 复仇的毒焰..... 163

附录..... 179



一 恐怖地狱

跟踪牧犬，它们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地狱……大闹地狱之后的胜利大逃亡令它们亢奋不已。

1. 在扑落对方猎枪的同时，大黑掉转了身子，拦住了正要重复扑击动作的胖瓜。

嗷汪！大黑招呼一声，率先闯进了黑咕隆咚的茅草丛。伙伴们会意，都紧跟着钻了进去。

“别躲，胆小鬼——回来啊，它们跑了！”那人得意地喊，“我真怀疑你面砣是耗子变的！”



逃上了一道土坎的面砣晃着手电筒磨磨蹭蹭地爬下来。“我以为……以为是狼。”他替自己辩解。

“是狼就能扔下老哥自个儿逃命？”动刀子的家伙不高兴地质备，“都在一起混，你多少该讲点儿江湖义气！”

“刚看清了，不是狼，是狗。”面砣不好意思地岔开话头，“老杜，你咋打退它们的？”

老杜平端起挖草药的锄头，摆了个持枪瞄准的姿势。

这家伙眼力不坏，陡然见面就认出了大黑。记起大黑是条猎狗，他立马想到拿锄头冒充猎枪这一招。

是猎狗，都晓得猎枪的厉害。

——对了，这个老杜，就是上次进村收购“金蛋子”，想要买下大黑却被大黑的老主人赶出院门的那位，一个自称老板的药材贩子。

2. 杜老板不光收购狗宝，还自己“生产”。

这人生产狗宝的方法特损。他先以种蘑菇为名，到一处前不巴村后不靠路的地方，租一片荒山，挖建了个地下室；在地窖子上垒了两间泥巴小屋做住房，

再砌上围墙，他的“狗宝基地”就算弄成了。

然后他假充善人，到市区收养流浪狗，说他办了个“流浪狗乐园”，要让狗狗们过上幸福生活。

见他那么热心，有几个城里的好心人四处奔走帮他收集被主家遗弃的流浪狗。老杜好好歹歹收了一卡车，全部拉回“基地”。为掩人耳目，他让雇来的司机兜了一个大圈子，才趁黑夜穿村过寨，开进山沟沟，再沿着他花钱请人挖的那一段黄泥路，把狗直接送进了“基地”。

可是，自然生病产生的狗宝极其有限。老杜拉回七八十条狗，肝胆胃囊长结石的总共才五条。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，因此他才费尽心机琢磨出一个“植药育宝”的独门绝技。

干过兽医的他从山里找来一种含有某种毒素的草药块根，切成颗粒干制加工后，再通过手术植入流浪狗的内脏。

没多久，地下室里的狗不同程度地害起病来，它们有的高烧不退，有的不爱吃食，更多的变成了萎靡不振的红眼狗或癞皮狗。

狗舍内很快变得恶臭难闻。



老杜一点儿也不急，他心中有数。金蛋子原本就是胆囊和肠胃里的“结石”啊。狗不害病，咋能长结石？而长了结石之后必定又会带来新的症状，使那结石按他的希望长得更大……

对他来说，这应该是意料之中的良性循环。

不过，为了防止狗病死，他得做一些防疫工作。老杜带着他的助手，给地下室开了通风道，还把其中几条衰竭得最厉害、眼看难以救治的病狗趁早杀了，做成烤肉，来为其它狗“增加营养”。

3. 受到摧残的狗还是不断地死去。

后来，就连他试验成功的第一条“宝狗”、一连两年开腹取过金蛋子、又第三次植入了“药核”的乌嘴也奄奄一息了。

他只得把乌嘴放养在院子里，好让那条老病狗接触阳光和新鲜空气。

九村灭狗的联合行动给他带来了转机。

杜老板进入各村游说，指望通过收购现成的狗宝来发一笔小财，再以杀狗取宝的名义把一些健康的活狗弄进他的秘密基地，好把他那伤天害理的实验继续

下去。不料大多数狗主人不忍心解剖死狗也不愿卖狗给他，老杜费了一肚子劲，才收到几十克金蛋子，活狗一条也没能弄出。

更令他失望的是，他相中的那条能作为大型“种犬”的黑狗没买成，他不能明说，狗主人也压根儿不相信他能给大黑狗留一条生路，非但断然拒绝，还差点儿要揍他……

倒霉的计划总算看到了一丝希望之光——今晚给垂死的老狗乌嘴开膛剖腹让他喜出望外，他的实验又一次结出了丰硕之果。经过三次植入药核，乌嘴的金蛋子产量竟然比前两次更高。三次收获的狗宝总量远远超过了二十克。照此计算，“基地”中剩下的那些狗今年内即能为他扳回老本。

无意中撞见的野狗又把他的欣喜扩大了一倍：他早就想得到的那条大黑狗居然在这儿出现！还有与黑狗同在的几条生龙活虎的家犬……这些狗只要弄到手，肯定能给他奄奄待毙的实验狗群带来健康和活力！

几条逃过了扑杀的“狂犬嫌疑”，全是阎王爷的勾魂簿上签过了名儿的，把它们弄回基地，既不触犯



谁，又不用花费一分钱。

简直是一笔飞来横财！

狗的繁殖相当迅速。这一回呀，他可得把眼光看远一点，先别忙着植入药核。要让基地里所有的母狗都生出一两批狗娃儿，再从狗娃儿身上获利。他必须扩大养殖规模。按照每只狗植核取宝三次计算，收入就相当可观了！

关键是要尽快行动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些狗逮进他的地下狗圈……

心下盘算着，老杜指挥面砣挖了个坑，把乌嘴就地埋了，还竖了块条石当墓碑。他说他是个讲义气的人。对乌嘴这条有功于“基地”的狗，他得永远纪念着。其实呢，这位“讲义气”的另有打算。

4. 得知近边有牛奶公司属下的一个牧场，老杜把他的捕狗行动定在夜间——这是比采挖“独门草药”更为秘密的事，他不想被人发现，让禁狗行动的余波殃及他的狗场。

他们在天黑时来到了昨晚发现大黑的那片山间凹地。

即便成了丧家之犬，家狗也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地盘，更何况他们还在这儿埋葬了乌嘴。据老杜分析，处于饥饿之中的几条狗一定不会放过这份肉食。地窑中的那些病狗啃嚼同类的骨头，不也劲头十足吗？

所以，他在埋葬乌嘴的“坟地”一旁钉下了那块长条石作为记号。

今晚老杜的武器是搓成乒乓球大小的瘦肉丸子。肉丸子里揉进了就地取材的“醉仙草”，这草牛羊不吃，鼠兔不沾，经过他的加工却成了强效麻醉剂。不管什么牲口只须吃下一两克，一个小时后绝对“醉”成一团泥。

那会儿，他们就可以像采蘑菇似的把“醉”狗拾进编织袋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挑回去了。

为了不惊动狗和远处的牧人，老杜不许面砣开手电筒。

透过云层的月光把荒野照得像一部黑白电影。草木在夜风中发出尖啸，应和着远处不知名的野鸟哀啼，格外阴森恐怖。

“我后面，像……像有啥子跟着！”面砣轻声说，“照照可以吗？”



“不行！”老杜制止，“害怕，你走我前头。当心脚下，别蹚到水洼里去了。”

换到了前头的面砣仍旧疑神疑鬼。一个冲他招手的人把他吓得几乎成了心肌梗塞，站下来定神瞧瞧，才看清那随风摆动的是缠生在小树上的葛藤；还有那块活像一只老虎的大石头……

为了给自己壮胆，面砣捡了块石头砸过去。

大石头动了起来……

“杜、杜哥，”面砣反手去拉伙伴，“快看！”

他的手抓了个空，老杜不见了！

面砣的牙齿磕碰起来。他想喊，不敢；想跑，不争气的脚杆子又有些发软。而“石虎”眼看着走近前来，只要他一跑，那东西准会扑上来喀嚓一下……

逼近他的是一条壮实的大狗。

糟啦，还没来得及投入“醉仙草”，狗就来了！心里一急，面砣本能地扬起手中捆成一扎的麻袋向大狗砸去。

大狗一跳，闪电般地扑倒了他。

“救命——”面砣抱着脑袋大叫。

噗的一声闷响，俯在他身上的大狗一声没哼就倒

下了。他看到了老杜手持木棒的剪影。

“死、死了吗？”面砣的声音还在发抖。

“瞧你那副德行！”大口喘息着的老杜不屑地扔了木棒蹲下去，把手电筒凑近狗头。

没有看到流血，大狗只是被他那竭尽全力的一棒打闷了。皮项圈下有块塑料牌牌闪了一下，他看到了“牧场”的字样。

“狂犬嫌疑”没逮着，倒误伤了牧场的狗。

“闯祸啦，杜哥！”面砣爬起身，急得要哭，“咱们赶紧逃吧……”

“没事。快，抖开麻袋！”老杜简捷地下令。

5. 半分钟后，他们扎紧了麻袋口抬着上路了。

牧犬健壮非凡，体重在五十公斤左右，拿去当“种狗”，比那条黑狗还强得多！只要动手加加工，没人能认出的。

“牧场的人要找上门来的！”面砣十分害怕。

“傻么！人家牧场也不缺这一条狗。”老杜胸有成竹，“再说，这一带曾经有过野狼出没，牧犬被狼干掉了也属正常情况，没人会怀疑到咱身上。”



“醉仙草还放不放？”走了一程面砣问。

“明儿再说吧。”老杜压抑着满肚子的高兴，“今晚功劳大大的……咱们得赶紧给它加工呢。”

“咋加工法？”

“剪毛，染色，修理尾巴……总之，要弄得谁也认不出它的原型，万一将来被人看到，也不能想到牧犬身上。”

6. 难得在离灯光和牧人老远的地方嗅到大牧犬的气味，喜欢背着人跟牧犬一起玩的大黑异常兴奋。噉！它轻声招呼着，循嗅迹继续跟踪。

伙伴们紧跟上来。

这些天不断冒出的新情况使野狗们的神经老是处于紧张状态。几条狗每次出动都一步不落地紧跟着首领，唯有挤在一起才能让它们安心。然而，它们很快又有些忐忑了——

大牧犬的气味跟人的混在一起，而且显然是昨夜杀死病狗的两个人。对此，与那人有过身体接触的大黑更加清楚。

然后牧犬的足迹消失，气味也变得若有若无，飘

忽不定。

大黑加快了脚步。仅凭嗅迹它还不能作出太精确的判断，但根据经验，它不能不为新朋友担心。

簇拥着它前进的狗群拉成一条长线，箭也似的射出草场的边沿，又顺一条山间小道穿越一道沟坑，两坡树林，进入一片它们从未到过的陌生山地。

气味把它们引到一道黄泥筑成的院墙边。

院门关着。

大黑退开几步耸身一跳。它够着了墙顶的高度，墙头横盖着的杉树皮却把它挡了下来。它又跳了一次。这回，它的前爪搭住了杉皮墙檐。咔嚓一声，杉皮被它的体重压折，墙檐上出现一个缺口。

落地的大黑皮球似的弹跃而起，蹿过了矮墙。

几条狗争相跟着跳了进去。花斑力气不足，一连几下尝试都摔了下来。它嗷儿嗷儿绕着围墙根儿来回跑，寻找可供它钻入的洞穴。

7. 土屋内透出的灯光把闯入了院墙的一条狗吓住了。

但它们立即忘掉了害怕——一股来历不明的浩大



“声波”并非经过耳鼓，而是直捣它们的大脑深处，让它们感觉到，有一大群同类近在咫尺。

大牧犬似乎也在其中。

这些足令它们勇气大增，亢奋无比。

噉汪！汪！无法进入的花斑在外头挠着院门狂叫。

土屋房门开了，灯光泻向院坪。有个人扛着一根大木棒走了出来。大黑和伙伴们一下闪到了光线照映不着的墙角。

汪汪！汪！落单了的花斑在外头叫得更凶。握大棒的人便揷亮手电筒，快步朝院门跑去。

汪汪！仿佛回应花斑，一串吠叫从土屋内传出。

果然是牧犬！

那个新朋友准是遇上了麻烦。大黑顾不了别的，一闪身冲进了土屋。灯亮着，室内并无第二个人。

胖瓜和白狗紧紧跟上。屋子里同类的气息更浓；牧犬的吠声显然来自屋角。

那儿有个洞口。

几条狗毫不犹豫地跳下去。它们进入了一个臭烘烘的大房间，里面关满了大大小小的狗！